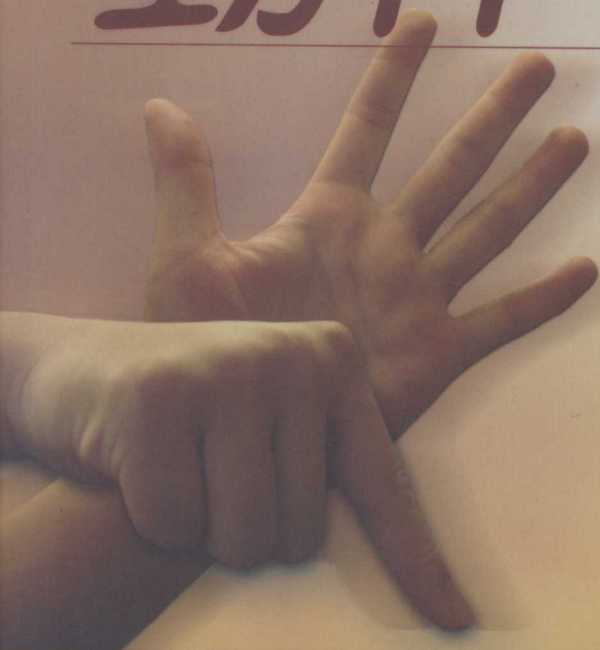


動作中的語言

探究手語的本質



Language In Motion
Exploring the Nature of Sign

Jerome D. Schein & David A. Stewart◎著
邢敏華◎譯



心理出版社

H000.1
20073

港台書

動作中的語言——手語

探究的本質



邢敏華 譯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動作中的語言——探究手語的本質 / Jerome D. Schein,
David A. Stewart 作；邢敏華譯.--初版.--
臺北市：心理，2005（民 94）
面；公分.--（障礙教育；50）
參考書目：面
譯自：Language in motion：exploring the nature of sign
ISBN 957-702-765-2（平裝）

1.手語

529.55

94001969

障礙教育 50 動作中的語言——探究手語的本質

作 者：Jerome D. Schein & David A. Stewart

譯 者：邢敏華

執行編輯：李 晶

總 編 輯：林敬堯

出 版 者：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社 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80 號 7 樓

總 機：(02) 23671490 傳 真：(02) 23671457

郵 撥：19293172 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電子信箱：psychoco@ms15.hinet.net

網 址：www.psy.com.tw

駐美代表：Lisa Wu tel: 973 546-5845 fax: 973 546-7651

登 記 證：局版北市業字第 1372 號

電腦排版：辰皓國際出版製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者：東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2005 年 6 月

定價：新台幣 350 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ISBN 957-702-765-2

作者簡介

.....

Jerome D. Schein，從前是高立德大學和紐約大學的教授。已經出版有關聾人文化和聾人社區的一些專書和文章。他仍然持續寫作，也在佛州擔任諮詢委員。

David A. Stewart，密西根州立大學（East Lansing 分校）輔導、教育心理和特殊教育系的教授。他已經出版很多有關聾人文化和溝通的專書和論文。他也是一位美國手語的本土使用者。

譯者簡介

.....

邢敏華

◆ 學歷：

美國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at Seattle）特
殊教育研究所教育博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教育碩士

美國哈定西蒙斯大學（Hardin-Simmons University）教育碩
士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文學士

◆ 經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溝通障礙研究所兼任教授

國立台南師範學院教授

國立台南師範學院副教授

台北啟聰學校國中教師

健行工專專任講師

大同商專兼任講師

◆ 現職：

國立台南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授

◆ Email：

mh94@mail.nutn.edu.tw

序言



一個沒有聲音的世界：電話不響，雷聲不鳴，收音機只是個家具，vii
汽車寂靜地駛過。想像一種無聲的環境，世界還存在嗎？處在那種環境中，你要如何溝通？你會不會叫 Pizza 店將食物送到你家？你要如何邀請朋友來烤肉？你能對同事解釋說明你遲到的原因嗎？

你可能立刻理解這樣的世界——一個缺少有意義聽力的世界——早已存在了。那兒不是特殊的地方，也不是隱藏在限制區路標內的異域；那世界就圍繞在你周圍，但很少有人去察看它。簡單來說，那是聾人的世界。¹

聾人世界看來是無形的，主要來自兩個事實：首先，聾人是一般人口中的少數族群。我們會在第七章說明有多少的少數族群。第二，聾人的聽力損失沒有明顯的外在指標，直到你試著和他們溝通時你才會發現。聾人不會穿著黑衣服、手持拐杖，或坐在輪椅上。即使他們戴著助聽器，也不很明顯。

你可能會想：「好可憐喔，沒有聲音，沒有溝通的方法。」但不見得如此。大部分的聾人已經發展出一種脫離聲音的生活方式。他們用手語而不是用說話來溝通。因此他們的社會生活和其他同樣打手語的人息息相關。大多數的聾人嫁娶時會選擇聾配偶。如果你問一對聾人夫婦比較希望未來生下聾小孩或聽小孩時，他們會回答說聾小孩。並不是說他們不喜歡聽人，而是身為社會的一份子，溝通的價值深印於他們的腦海中。他們知道溝通以及在社交上，和使用手語的聾小孩viii打成一片是比依靠口語的聽小孩容易多了。他們公平地疼愛自己的小

孩，不管是聽小孩或聾小孩。這只是一個溝通的問題而已。

語言與溝通

我們可以用一種不是共享的語言來互換訊息嗎？是的，我們有很多人們不用共通語言來溝通的例子。我們不必更進一步，就談剛移民進入新世界的歐洲人和當地土著間的第一次接觸好了。哥倫布和土著溝通，他將他們誤命名為印第安人，因為他以為他到達印度了。當時他不知道他們的語言，他們也不知道他的語言。來到北美的先民和他們遇到的本地居民溝通，這發生在他們互相了解彼此的語言之前。在太平洋中，探索者由土著中蒐集資訊——依據土著的正確資訊和時間指示，好讓他們能航行在不會喪命的航道中——而他們之間的溝通並沒有從共通的語言中獲益。

什麼是語言？

既然本書是有關語言的書，我們應該開始建立一個定義。你可能已經知道有些專家不同意語言是什麼的定義。但我們不是語言學家。事實上，如果我們用下列定義，會得到大多數語言學家的贊同。

語言是以約定成俗的符號來溝通意見和情感的一種系統化手段。²

「系統化」一詞指的是語言要素——文法——的規則；「符號」指的是某種不需要在場來討論的東西。符號允許我們溝通過去和未來的事件，不論是在一段距離內或藏在發送者或接受者間。可能有各種各樣的符號：聽覺、視覺、觸覺或諸如此類者，只要他們可以經由一個人傳輸到另一個接收者的手中。「約定成俗」（conventional）是指兩人或更多人之間先前對符號的意義有一致性的看法。

我們對語言避免某些有爭論性的議題。此定義告訴我們語言可以 *ix* 做（而不是必須做）的事情——溝通思想和情感。這定義清楚指出一套符號，如果缺乏結合符號在一起的規則，手語的集合，無法形成語言。此地表達語言的概念是用來社會互動的一種；在這個符號達到語言學的地位以前，它需要其他人（至少一位）能分享對語言的要素（文法和辭彙）的了解。傳送者和接收者可能不能闡述這些規則，但藉由他們一致的相關行為，可顯示他們對這些規則的內化。

有些語言學家要求符號必須是約定成俗的武斷（arbitrary）而不是視象性的（iconic）（意指如上所述的形式表徵，例如一個物體的圖畫叫一個 icon）。一個約定成俗的符號無法被不熟悉這種語言的某人所了解，但一個 icon 符號可以被別人理解。我們對語言的定義不會觸及此點，但當我們討論手語時，我們會談到這一點。

在定義中我們並沒有包括語言的動態學——當語言在傳輸時，他們通常以可預測的方式，傾向某種的改變。例如以前我們指運送乘客的飛行機器叫 aeroplane，現在 plane 也同樣指飛機。縮減和刪除是大多

數語言（包括手語）的一種可預測特質。我們會在第二章講手語結構時提及。

我們已經說過，光靠指物、比手畫腳、圖畫和其他非語言的手段來溝通是很有限的。為了達到廣大範圍的溝通，特別是討論共同不存在的事物以及尚未經驗的事情時，溝通就顯得很重要了。我們的結論指出你溝通時可以不使用語言，但你用這些粗淺的方式溝通，和用真正的語言溝通，二者間的差距，有如同稀飯對比於豐富的燉煮物。

語言一定要用說或寫嗎？有沒有其他的語言形式呢？答案是有——手語。如同所有的語言，手語包含依據規則（句法）的符號連結，以便傳達思想和情感。手語的符號是什麼？手語不是聲音或印刷字，而是由手指、手、手臂所形成的意象——此意象在語言上以打手語者的姿勢與其眼睛、眉毛、嘴唇、兩頰及肩膀的轉動等動作所形成。美國手語名稱簡稱 ASL（American Sign Language 的縮寫）^{譯註 1}。

言語和語言

這個字「語言」（language）的來源是 lingua，是「舌頭」（tongue）的意思；這就突顯一般人對於言語（speech）和語言二者之間關係的混淆。對於很多早期的語言學家來說，言語和語言這兩個字是同義字。³ 語言的理念，如果不是來自於口頭溝通的話，不會受到語言發

^{譯註 1} 在台灣的手語名稱簡稱 TSL（台灣手語 Taiwan Sign Language 的縮寫）。

展研究領導者很大的注意；隨之而來，他們的看法，深深影響了對聾童的教育者。

由於手語無法口述，因此至今教育家不承認聾社區所普遍使用的手語。教師儘可能禁止學生在校打手語。言語無法與語言分開的失敗，對聾童教育產生重大的影響。為避免重蹈覆轍，請考慮我們對言語的定義：「言語包含聲音的呈現，它對別人可能賦有意義，也可能毫無意義。」言語與語言之間的關鍵差別是：言語不一定需要有意義，但語言卻是帶有意義的。

言語與語言彼此獨立嗎？如果是的話，我們應該找到沒有語言的言語，以及沒有言語的語言。要描述沒有語言的言語，我們可以用會說話的鳥為例。鸚鵡的聲音缺乏意義，而且並未有意地傳達思想與情感。當鸚鵡說：「我想吃餅乾！」時，牠並不一定想吃東西；牠只是重複說出別人教牠的辭彙。

沒有語言的言語，我們可以用人來舉例。考慮說方言（glossolalia, speaking in tongues）^{譯註2}，有時我們會在五旬節的教會中發現案例。方言是無法辨識其意義的話語。同樣地，伴有失語症的聾童被發現他們會產生一連串的手勢，但對他人而言，毫無意義。⁴

那沒有言語的語言呢？有人天生是 anarthria（發聲器官無法發揮功能）以及其他狀況，例如腦性麻痺者，他們無法說話，但卻能理解語

^{譯註2} 指某些基督徒被聖靈充滿後，說出別人無法聽懂的話語。

xi 言並發展語言。他們可以透過手語、溝通板或其他輔具來表達自己。言語治療師（speech pathologists）注意到某些聽力正常的兒童無法說話，卻能理解語言。

接受言語與語言的獨立性，是承認美國手語（ASL）為一個發展完全的語言（而不是英語的手語版）的重要關鍵。ASL及其他手語都是自然語言的事實，可以解釋人們對其擴增興趣的部分原因；此興趣對聾童教育與聾成人的復健，產生很大的影響力。而且，將言語和語言區分，可鼓勵我們用更寬廣的方法來研究兩者，增進我們溝通的支配力。

聽與看

我們兩個有距離的感覺器官（receptors）——視力與聽力，一起搭配得很好，以至於我們很少想到它們之間的配合情形。但當有一個感覺器官嚴重缺損時，我們就會強烈地意識到它們在執行上的差異。

聽和看之間的重要差異是我們依序地聽，但我們同時地看。那個空間關係的差異，解開了口頭和手部語言的區分；那是我們想要记住的。如果兩個字同時說出來，其中一個字會干擾另一個字。語言的聲音必須順序說出，我們才能聽到且理解它們。但在看一幕戲時，我們能抓住它的衆多特質。我們將發現出這個特質幫助我們將手語溝通分類，且了解它對視覺—手勢動作語言發展的影響。

對語言的態度

語言是非常個人化的特質。我們如何使用語言，被視為一種代表智力的指標，並清晰地標記我們的社會地位。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在他有關語言的經典戲劇《賣花女》（*Pygmalion*）中，提出了那一點。戲劇開始不久，希根斯（Higgins）教授指著站在修道院花園裡，穿著破舊賣花衣服的依莉沙·杜來特（Eliza Doolittle）說：

你看看這位帶著 Kerbstone 腔調英語的人兒，這種英語會讓她一天都只能站在貧民窟中。嗯，先生，在三個月內，我可以把這女孩放在一個大使的花園宴會中，冒充成一位女公爵。我甚至可以把她安置成為一位貴婦人的女佣或一位店員助理；這些都需要較好的英語。⁵

蕭伯納在劇本的序言中評論：「最後，為了鼓勵那些因為說話有濃重腔調以致被排拒於高薪工作之外的人士，我可以補充，希根斯教授對賣花女花了一番工夫之後所得的改變，不僅不是不可能，也不是不尋常的事情。」⁶蕭無法抗拒他所額外支持的論點，也沒有很多的有識之士會反對他的基本宣告，如果不是誇張，有關語言關鍵性地決定了社交地位的說法。

在 1866 年時，巴黎的語言學社群（Linguistic Society of Paris）不允許論文發表者提及任何有關語言來源的事情。如果提起這事，就是

褻瀆冒犯。語言是人類獨有的資產，是顯示我們獨特的根本。如果提出其起源的論調，是在暗示說前者並沒有留傳下來。即使現在，有些理論家對語言存在於其他動物形式的議題會有過度的情緒回應。他們認為，這樣一個如此複雜功能的特有屬性，居然下達更低等的生命，好像是在貶抑我們人類自己。如果讀者也是抱持類似對語言誇大觀點的話，下面所說的可能會讓你勃然大怒。

我們是不是有時會對語言有些沙文主義（愛國主義）？目前人們接受英語，認為如果要研究大部分的科學，英語是很重要的。此論點強化這個態度。然而，廣泛性對英語的接納卻是最近開始的。從前德文被認為是科學的語言，法語是外交的語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們應該提醒自己，在莎士比亞的時代裡，英語被視為一種野蠻、粗俗以及粗魯無邏輯的語言。⁷ 它被認為不適合用來作為科學語言，更別提用於有禮的對話之中。四百年前，湯姆士·磨爾爵士（Sir Thomas More）對英語語言的這個主題提出評論：

說我們的語言野蠻未開化，只是一種空想。因為這樣說，如同每位學者所知道的，對其他語言而言，它是種外來語。還有，雖然他們說它字彙貧瘠，但無疑地，它用來表達我們有關一個人慣常對另一人說話以表達對任何事物的想法，是勝任有餘的。⁸



福羅拉·魯易斯(Flora Lewis)是《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1982年5月7日, 33頁)。他以譏諷的格調, 述說一個有關語言偏狹觀點的笑話。

拒絕去接受別人的語言, 認為它是值得知道的; 這種人反映了頭腦相同狹隘的容量, 相同的固執無知, 就如同我聽過有正統派基督教徒譴責別人說方言。他們說:「如果耶穌基督都能充分使用英語, 則對他們那些人而言, 英語夠好用了。」
這個故事是偽造的。

政府控制語言, 作為控制市民的優勢。如果所有的政府部門都使用和你不同的語言, 那你就沒有和政府打交道的管道。如果你在法院中不了解所說的一切, 你就無法針對別人對你的控告提出適當的回答。在一個你不懂其語言的國家中, 你無法提升你的地位。萬一有某種語言成為交往的基礎, 你的生活, 甚至可能你的人生都處於危險之中。此外, 想想看當至尊的語言, 不管它是不是, 被強求以之作為思考的優勢工具。我們會看到這個想法將持續地被擁護某些文化的人士所提倡, 以詆毀那些想加上自己意願的人士。

更有甚者是記憶中為語言而戰的故事。例如, 在1980年時, 加拿大的魁北克居民以些微差距擊敗將其從加拿大分離的提議案, 這個重

要的運動，讓一些魁北克人民相信需要去保護他們自己的語言——法語。然而，決定不要分離並沒有阻止他們害怕魁北克的法語文化會分裂。為了協助保護法語為其主要語言，省政府制定一個法律，要求所有的符號只能用法文印製。即使是雙語的符號都是違法的。加拿大的高等法院裁示這個法律破壞了言論的自由，包括使用各種語言的自由，這才暫時平息紛爭。儘管魁北克的態度如此，加拿大仍然維持一個雙語的國家，每份聯邦文件都以法文和英文兩種字體呈現。

因此，不管在國家層次或是個人層次，有關語言的決定引發爭議。難怪在那時候談論它會激起強烈的情緒——有時是違反常理的情緒。從我們的世界觀點修正後所得到的結論，對你而言，將是更多采多姿的，超過它們所代表的任何觀點。而且，即使你沒有經過理念上的重新建構，你很可能會享受和你的失聰鄰居相聚——用他們的語言。



傾倒心靈的垃圾

有位語言學家強烈抨擊早期對語言在文化中的角色觀念，特別是把語言當作殖民地開拓者的壓制工具。他的說法如下：

根據十九世紀種族主義者的說法，語言和人民一樣，其存在的範圍沿著一個尺度，從最原始帶著（某些非洲語言的）吸氣音和咕嚕聲，人工製品短缺，居住於南非的布西曼族，一直到現代化白膚高額，配戴過多小巧玩意的西方歐洲人。那

時候的每個人，不管是種族主義者或是非種族主義者，都確信西方男士是更優越的；唯一的爭辯是有關這種優越竟令人作嘔地讓他接近「較次要」的動物品種。既然我們已快速自我覺察到這類的心靈垃圾，就可以將語言從「達到文化的層次」中鬆綁，改以發展的觀點來看它，不帶任何貶抑的言外之意。⁹

介紹這本書

這本書不是一本用專業術語來探討手語的書。本書的對象是為那些遇到聾朋友，和他們一起住，和他們一起工作，有聾學生、聾病人、聾朋友或聾顧客的讀者而寫的。隨著你遇見聾人的機會日益漸增，你成為聾或重聽的機率也會增加。而且，以下所說的將會讓學語言和文化的學生感到興趣。無論如何，我們所有的人，在溝通時都會使用到我們的雙手。

我們的重點放在聾人的溝通，特別是指那些住在美國和加拿大的聾人，雖然我們認為手語幾乎存在於世界上的每個國家。今日，很多人都看過打手語的聾人——在公車上、商店中、公共會議裡、電視上。自從吉米·卡特在1976年競選美國總統成功的得標後，很多政客在公眾演說時都會雇用手語翻譯員來表示他們重視聾人的福祉。在暢銷影

片「悲憐上帝的女兒」(*Children of a Lesser God*)中，女主角是聾人並以手語來詮釋她的角色。有一代的兒童在成長階段都會看電視「芝麻街」(*Sesame Street*)裡的琳達·波爾打手語。而數以萬計民衆收看的電視連續劇「啞女神探」(*Reasonable Doubt*)，其中有位聾人法官使用 ASL 在法院辦案。

手語如何成為流行？為什麼突然有人對手語有興趣？手語是何時，何處起源的？它們的發展如何？學手語容易還是困難？誰教手語？在哪裡教手語？手語如何應用在聾人日常生活的互動中或聾人與聽人的互動中？有沒有國際手語？有沒有其他形式的手勢語溝通，或其他僅只用手來表達訊息的方式？

要回答這些問題，讓我們由藝術轉為科學的角度，再轉回來，尋求揭開手語的神祕面紗。一些有關手語的問題至今還沒有確切的答案。很多手語諸多觀點的研究最近才剛開始；但是很多有關手語和聾人，以及語言的資訊，已經被前人觀察、研究、證實及分類。這個手語的調查將帶領我們到劇院、工廠、法院、教室，以及最令人著迷的，進入聾人的生活中。

這本書談到很多東西，但它不是一本手語詞彙書。它有談到很多如何讓個人了解手語的方法；它提供有關在何處得到手語教學的資訊以及如何找到好老師的建議；它也協助讀者將最近出版過的手語字典分類。但是，這本書不是手語字典，也不是一本教科書。它介紹你一種有魅力的語言和使用這種語言的人士，它開啟你對可能性的想法；